崔尚华的版画作品

版画可以跨越艺术界限

“当代版画艺术与城市生活”展举行

日前，由宁波晚报《艺术品鉴》栏目和南国画廊联合主办的“当代版画艺术与城市生活”展览活动在宁波VOGT当代艺术空间开幕。此次活动旨在让版画进入宁波的城市生活，成为大众能欣赏、可制作、能收藏的艺术品，成为人们生活中最好的装饰品。

不同于其他展览的是，“当代版画艺术与城市生活”展现场除了陈列版画艺术家崔尚华近几年的作品，同时展出了版画印刷器具、刀具、版材、作品原版等。更精彩的，现场还特别推出了版画公益活动。崔尚华说：“在日本，少儿版画教育的普及性非常高，几乎每个学校、每个班级都开设版画课，因为版画特别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；此外由于版画的间接性、概念性，因此还能有效地开发孩子的逻辑思维。”

现场赏画：版画不是可以无限复制的

崔尚华，1986年出生于山东省青州市，2005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，2009年考取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版画专业研究生，2012年获硕士学位，现就职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版画系。

获得过众多专业奖项的崔尚华憨笑着称自己是“工具控”，因为版画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，创作起来少有束缚，可以自由发挥，所以他选择了版画。他如数家珍地向记者普及各种材料版画的特性：铜版是凹版，木刻以凸版居多，丝网版是漏版，石刻版是平版……

他强调，很多人对版画存在误解，以为是可以无限复制的，其实不然。按照国际惯例，版画家完成一定的印数后，必须用铅笔在画面边沿的左下角书写印数、编号、标题、版种、作者、创作时间等，它完全不同于复制品。

崔尚华对记者说：“其实，版画跟视觉、思维、科学都有关联，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作品很多以装置的面貌呈现，融合了很多高科技的东西。”

此次展出作品《丝路梵音》是崔尚华2017年获得江苏省艺术基金当代艺术与版画创作人才培养的项目。他为此确定了10个题材，然后经过不同的艺术手段处理，呈现出200幅完全不同的作品，这些精致的小品，又作为一个艺术元素，经过不同的排列组合，成为一幅抽象画。“版画可以打破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界限，然后它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。”崔尚华说。

现场互动：希望宁波加大推广力度

在现场，崔尚华专门和艺术爱好者进行了互动。在大家观赏完展览后，崔尚华带领众人坐下，就版画的源头、样式和种类进行了简单的讲解。

“艺术传达给人的不仅仅是视觉效果，更多的是跟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。”崔尚华这样解读了自己对版画的理解。版画是从传统中来的，但又非常当代，是与当代的艺术思潮紧密相连的。每个人对每幅作品的感受都不一样，在第一眼的视觉感之后，会想象出无限的画面，这就是艺术带给人们的启迪。

在对版画艺术有了大致了解后，就到了众人最期待的环节：亲手制作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。崔尚华先为大家演示了各种刀具的使用方法，在场的孩子们因为年纪小，所以不参与刻制，只用铅笔在木板上留下了稚嫩却又充满童心的画作；而家长们则用刀沿着孩子们的笔迹刻下属于他们的作品，这些由亲子共同完成的版画，无形之中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

刻绘完成后，就是涂上染料并在纸上印出自己版画作品的环节了。先在平板上用滚筒打匀染料，再上到刻好的版材上去，印制过程中可以手工也可以使用机器。这个专门用来打印的机器还是崔尚华特地从北京背过来的。“虽然用机器省了不少的力气，但我更推荐大家使用人工，有时候机器做出来的作品太过精致，反而少了一些斑驳的美。”崔尚华笑着解释。

现场有一名格外认真的学员引起了记者的注意，她的作品饱含自己的想法和创意。“这是鲸鱼在追赶一个小人，上面是水光，有一种鲸与人越来越近的感觉。”她笑得很腼腆。记者了解到她是一名今年高中毕业的学生，名叫杨碧红，考上了西南交大的测绘专业，从小就对艺术很感兴趣，但是没有系统地学习过，闲暇之余也会画画水彩。这次从报纸上得知有这个活动，她就报名参加了。

“这次有幸观赏到崔老师的作品，让我的内心十分澎湃。而且能接受崔老师的亲自指导，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版画作品，实在太开心了。”小杨激动地对记者说。

崔尚华告诉记者，在日本，少儿版画教育的普及性非常高，几乎每个学校、每个班级都有版画课；内蒙古中小学教师的技能考试中，有一项就是版画。很显然，宁波版画推广的力度还不够。他举办此次展览并开展互动活动的目的，正是为了更好地在宁波推广版画。

记者 陈晓旻
实习生 冯琼逸 文
记者 周建平 摄

苏轼《木石图》将拍卖

千年画作何以流落日本？

本报讯（记者 陈晓旻） 被认为是北宋苏轼真迹的《木石图》将于11月亮相香港佳士得秋拍。拍卖行确认，该画征集自日本。

苏轼传世至今的画作可谓凤毛麟角，除了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《潇湘竹石图》，便是流落海外的《枯木怪石图》，即《木石图》。

北洋时期，曾做过吴佩孚秘书长的白坚夫买下了《枯木怪石图》与《潇湘竹石图》这两幅画作。但此后这两幅画的命运走向了两个不同方向。

其中，《潇湘竹石图》流传有序。上世纪60年代，白坚夫将此画卖给时任《人民日报》社社长的邓拓。该画后被捐赠中国美术馆，收藏至今。2011年中国美术馆50年捐赠作品大展中，《潇湘竹石图》领衔展出。当时媒体将这幅画称为“苏轼国内孤本”。

《木石图》则被认为自抗战时便流入日本，此后一直难觅踪迹。在日前佳士得的发布会上，拍卖行确认，这幅画作征集自日本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此前关于该画流传的说法。

据悉，这幅《木石图》入藏于日本阿部房次郎爽籁馆。以此算来，该画流落日本已有七八十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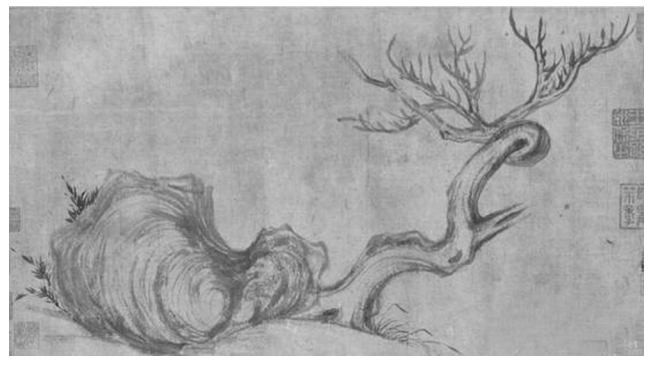
《木石图》画长26.3×50厘米，画连题跋长26.3×185.5厘米，全卷连裱共长27.2×543厘米，可分为三段来看，除引首部分的空白之外，首先是画心部分，绘有枯木、石头、草木等；第二段先后是刘良佐与米芾的跋文，由于年代久远，两人跋文的纸张似被裁开后合在一起；第三段为元代愈希鲁和郭涓跋文。画中印章有40余枚，年代涵盖南宋、元、明，但是清代之后没有任何鉴藏印。

此图绘一棵枯树扭曲上扬，树枝杈桠交错，树叶已落尽。旁有一块怪石，石旁几株幼竹，除竹叶和一些树枝外，全画大都用淡墨干笔画出。

事实上，我们从画中题跋及鉴藏印即可见此作的流传脉络。两宋时，便有与苏轼同代书画家米芾的题跋，又有宋高宗赵构“绍兴内府”印，以及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的印。此后，元初书画家鲜于枢、元末诗人俞希鲁都曾题跋。

鉴藏印显示，至明代，此画曾为朱元璋养子沐英家族、藏书家李廷相所藏。虽然书画圈对于该画是否为苏轼真迹、画中米芾题跋是否为真等问题都有争论，但从画上鉴藏印看，这幅作品确是流传日久。

据悉，专家给该画的估价为约4亿元港币。



苏轼《木石图》画心部分